

# 左拉小说集



(法) 左拉 著 毕修勺 译

## 磨坊之役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左拉小说集

# 磨坊之役

(法) 左 拉 著

毕修勺 译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磨坊之役 / (法) 左拉 (Zola, E.) 著; 毕修勺译.  
—上海: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13. 6

(左拉小说集)

ISBN 978-7-5452-1370-6

I. ①磨… II. ①左… ②毕…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23606 号

---

策 划 李炳刚  
责任编辑 安志萍  
封面设计 颜 英  
技术编辑 李 荀

书 名 磨坊之役  
著 者 (法)左拉  
译 者 毕修勺  
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网 址 [www.shp.cn](http://www.shp.cn)  
锦绣书园 [shjxwz.taobao.com](http://shjxwz.taobao.com)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 672 弄 33 号(邮编 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一众印务中心  
开 本 787 × 1092 mm 1/32  
印 张 4.25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2-1370-6 / J. 832  
定 价 1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电话 021-56477080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 译 者 序

(一九四八年五月)

左拉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他的自然主义，不但改变了法国的文学路线，即使在国外也曾产生很大的影响。他主张文学应脱离人为的束缚，完全根据科学的知识分析人类的行为；小说家不但要写美的和高贵的事实与情感，即使丑的和肮脏的，也是叙述的对象。在充满宗教势力和守旧成见的社会中，一般伪君子 and “卫道者”当然不容许你暴露自然，描写自然中所存在的一切现象。左拉一生受人攻击，就是因为他爱好真理，不与任何已有的权威妥协。有了他的提倡和努力，小说才走上真正写实的正轨。所以，他在文学上的功绩是不可埋没的。

左拉不但在文学上是巨匠，他的为人亦可以做我们青年的模范。他是言行一致的文人。他从小就与贫困斗争，

他完全是以工作克服贫困。成名之后，他又为自己的信仰，与他的同时代人站在敌对的立场。年老时，他因不满意愚蠢的爱国主义，又与顽固的军人发生冲突。轰动一时的“德雷菲斯事件”就以他为主角。为了正义，他不惜牺牲自己的安宁；他被法国官方判刑，因而逃到外国，过着流亡的生活。所以，法朗士说：“他是一个时代的良心”。

“我从艰难开始，我曾了解贫困与失望。后来，我生活在斗争中，即在今日，我还过着同样的生活，被人攻击，被人否认，深尝被凌辱的苦味。真的，我只有—种信仰，—个力量，这就是工作……工作是世界的唯一法则，是引导有机物到达未知目的地的指针！除此之外，人生没有别的意义，没有别的理由。”这是他五十三岁参加青年聚餐时的演说词。他崇拜工作，信仰工作，他认工作就是幸福。他规定自己每日必须写数页稿子，他的三四十部著作，就是这样连续不断地撰成。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就是他的成功秘诀。法国大动物学家蒲丰说过：“天才就是长期的坚忍。”左拉大概是最懂得其中奥妙的一人。没有不劳而获的成功，天才不是由天而生，工作才是培养天才的沃土。

文学，在他看来，是伟大的工作，只有缺乏才能，在

文学上没有希望的人，才去从事于政治活动。他说：“政客们，你们去做赤色或白色的信徒吧，这对你们或者是很好玩的，至于我，我并不注意这一套！只有你们生产天才的作品时，我才尊敬你们！……政治是顶肮脏的东西，我深深地厌恶它。我认为只有思想是世界的主宰，只有它在卑鄙的政治骚动之上，创造伟大的民族。……你们要懂得一个大作家，若写成一页伟大的作品，对于人类，比你们蚂蚁巢似的政治骚动，更有价值……不错，你们制造历史，可是我们也以我们的著作，同你们一起，在你们之上，制造历史，因为我们的成绩将永远留存于世界的文明中。”（编者注：此系19世纪60年代法国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时代的感言，原文如此。译者1948年引用这段话，可能认同这一观点。）

左拉从来不认为自己了了不起的作家。他很谦虚，一直到老，他都不满意自己的作品。他每天用功，无时不求进步。他以为自满就是没落的开始。他的好友，保罗·亚列克西曾有这样的记载：“他所著的许多小说虽然是人人爱读的很好作品，他自己重读它们的时候，却不免感到痛苦。很多年以来，他虽然已拥有很显著的文学地位，可是

他仍继续保持着初始写作者的感觉，每天早晨坐到他的写字台时，他总害怕自己不会写了。”

他看不惯现社会的丑恶，他反对伪善与无知。他不怕任何人攻击，他要说老实话。他愿意做傻子，他决不与违反真理的人敷衍。他说：“恨是神圣的……恨就是爱，就是觉得自己的灵魂是炽热的和慷慨的；轻视可耻和愚蠢的东西，就是过着淡定的生活。”

他的写作是严谨的。不论对于任何题材，他必须考察得仔仔细细。他搜集资料，记下要点，他准备工作的笔记字数往往超过他所写成的小说。如有必要时，他还亲自到他书中所要描写的环境里去，当场体验人物的经历和感觉。例如他写《萌芽》一书之前，就在矿山里住了一两个月。所以，从他笔下出来的描写，无一不是惟妙惟肖的。

左拉，我们若详细研究他的生平，他的优点实在是太多了，他的确配得上称为伟大的作家，他的确值得我们来介绍给读者。

我是十八岁去法国勤工俭学的。那时我们每天在工厂里做苦工，早晚几乎只有硬面包和几块白的方糖来“欺骗”我们的饥饿。不久以后，读到左拉的传记，知道他也是贫

困出身，他在生活中也曾经过很艰苦的奋斗，我们就无形中  
得到莫大的鼓励。因为他年轻时的境遇和我们的非常相似，  
我们就喜欢看他的著作，引他为我们做人的借鉴。他在未成  
名之前，穷得没有办法，有时竟以富人厨房里所抛弃的鱼头  
鱼尾，作为充饥的食品。因此“鱼头鱼尾”那时就成为我们  
的口头禅。我们曾对自己说，左拉也曾如此，我们真不必气  
馁。所以，他简直是我们失望时的导师。

二十余年以前，我就抱着吃“鱼头鱼尾”的志愿回国。  
我知道自己的中文没有根基，先在故乡的一个小学里教书，  
努力自修，准备翻译左拉的著作。《左拉小说集》里的四篇  
东西<sup>①</sup>就是我最初尝试的结果。后来被生活的浪潮所激荡，  
我在人海里浮沉了二十余年，几乎把翻译左拉小说的事都  
忘记了。

二十余年，在这短促的人生旅途中，不算不长，我就让它  
这样浪费了。我所感到的只是悲哀、苦闷、失望与不幸，这  
是因为我没有遵从左拉的“工作就是幸福”的教诲。现在我  
的两鬓已开始斑白了，有时检讨自己，不但是——一事无成，  
连最起码的日常生活也不能维持，回想起来，实在是惭愧得  
无地自容。



抗战胜利以后，我回到上海，发觉千余册藏书被人盗卖，我的悲痛，真不可以用言语形容。这所失的书籍中，有《左拉全集》和十余种研究左拉的评传。从此，我即使要偿我年轻时的宿愿，也因缺乏材料而无法进行。好在朋友们都肯帮忙，借我很多左拉的原著。一年多以来，我就从借到的法文书中，译出这六本小说，四本是短篇集，两本是长篇。

《给妮侬的故事》出版于一八六四年，是左拉的处女作，像他十年以后发表的《给妮侬的新故事》一样，还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内中抒情的成分很重，不像他后来的著作。不过所讲述的故事，倒是顶有趣的。在他名声最盛的时期，很多女性的读者，写信给他，问他为什么不再写那么美和那么温雅的小说。

从一八六九年，左拉着手著不朽的《鲁贡·马格尔家族》之后，就很少有短篇小说发表。《蒲尔上尉》和《娜蕙·米枯伦》这两书中所收集的，大多是他在休假时期或应外国杂志的要求写成（《磨坊之役》和《奥里维埃·柏格伊的死》也是一样）。据我所知道的，这差不多就是他一生的全部短篇作品（也许还有别的，以后如有发现时，

当陆续介绍给读者)。

《岱蕾斯·赖根》(一八六七年)是左拉提倡自然主义之后的第一部小说。据有些人说,这是他最美的作品之一,他在这里初次显露他分析和叙述的才能。自然主义一词就在这本书的序文里提出来,可惜我所根据的是普及本,这篇序文已被书店删掉了,使我无从译起(因我身边没有其他的版本)。

法国文学批评家圣·特勃夫曾称赞这部小说:在现代的文学史中,是划时代的。雨果与戴纳也说它是有力的作品。

一八六八年发表的《玛德兰·费拉》是《岱蕾斯·赖根》的姊妹作,分析男女初次发生性行为的不可磨灭性。他自己对于它的评价是:“这本书的研究是要人们承认结婚的关系,在生理学的观点上,是永恒的。……愚蠢和糊涂的猥亵有时会伤害一个社会,赤裸裸的真理,则正相反……”他相信自己是用生理学的知识在剖析社会的病症,至于如何去医治它,则不是小说家的责任。

总之,这两部长篇在当时曾激起很多的争辩与批评,左拉所依据的观点是否正确,顶好是让作品自己去说话,我不

拟妄加批判；我不愿意像“专家”们一样，时常要给原著添上很多不必要的评注，我认为这是小视读者的鉴赏能力。

我是工人出身，对于文学完全是门外汉。我不相信自己已有能力立刻来介绍他的巨著《鲁贡—马格尔家族》。我仍在学习与尝试。如果读者觉得我的译笔还明白，还没有曲解原作者的意思，如果贫困不压倒我，让我还有喘息的余地，我想陆续去翻译他的全部小说。

佛洛贝尔说“文学是牺牲的艺术”，我以为翻译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我虽然尽我的全力，很认真地从事于我的工作，由于能力的关系，我或许会犯很多的错误。这特别要请读者给我以严正的批评与指正，让我可以获得更多的进步。

---

#### 注释：

①《奥里维埃·柏格伊的死》一篇，已编入《磨坊之役》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其他的三篇，如《约翰·古尔东的四日》，《为了一夜的爱》与《失业》，也已由我重译过，分别在《给妮依的新故事》与《蒲尔上尉》两集里，恢复了它们的原来位置。

## 目 录

译者序 .....	1
磨坊之役 .....	1
奥里维埃·柏格伊的死 .....	53
左拉论事业 .....	98
关于《磨坊之役》 .....	101
左拉与毕修勺 .....	106

## 磨坊之役

—

那夏天的晴和傍晚，麦里埃老爹的磨坊，正在举行宴会。院子里放着三张长桌，两端相接地连着，等待到来的客人。整个地方都知道那一天是麦里埃老爹的女儿佛兰梭士和多明尼克订婚的日子，大家都责备多明尼克是懒鬼，可是他有那么漂亮的容貌，十公里以内的女子都拿发光的眼睛注视他。

麦里埃老爹的这个磨坊是真正的胜境。它恰好在罗克娄斯<sup>①</sup>的中央，大路转弯的地方。村庄只有一条街，两行陋屋排列在大路两边；但是那里，在转弯处，草地突然宽广，很多大树，沿着摩勒尔河，以壮丽的叶丛盖着深奥的河谷。在整个的洛林省，没有比这更可爱的大自然的一角

了。浓密的树林，百年的古树，沿着左右不太陡的斜坡上去，使地平线上充满悦目的绿海，至于朝南的那一边，是非常肥沃的平原，向着无限，展布它的被许多树篱截断的田亩。但是这绿巢的荫凉，在七八月最热的天气，则构成罗克娄斯的情趣。摩勒尔河从格尼树林下来，它仿佛享受叶丛的阴凉，在这些叶丛之下奔流十余公里；它带来呢喃的微声，沉静与冰冷的浓荫，这并不是唯一的清凉，还有种种流水在树下歌唱；每一步，都有冷泉涌出来；沿着小径前进时，人们总感到地下仿佛有着湖泊，穿透苔藓，在树根和岩石之间，利用极小的裂缝，以亮晶晶的喷泉倾泻出来。这些小河的呢喃微声，以那样多和那样高的声调彼此合奏着，它们简直盖过红颈莺的歌唱。人们以为自己是在什么神秘的大乐园中，到处都泻下悦耳的大瀑布。

在下面，牧场被浸湿了。巨大的马栗树散满昏暗的阴影。草地的边缘，长行的白杨树排列着它们发声的帐幕。有两条种着高大悬铃木的大道横过田野，升向今日已成废墟的格尼老城堡。在这连续被灌溉的土地中，草长得格外繁茂，好像在低矮的花园深处，两边是树木浓密的小岗。其实这是大自然的花园，牧场就是草坪，大树就是雄伟的

花丛。中午，当太阳直射下来时，阴影就变成蓝色，照着阳光的草沉睡在酷热中，而冰凉的震颤，则在叶丛底下掠了过去。

就是在那里，麦里埃老爹的磨坊以它的“搭克，搭克”，使繁绿的一角充满快乐的响声。建筑物是由石灰和木板建成，仿佛像世界一样的古老，它一半浸没在摩勒尔河里。摩勒尔河在这地方弯成清澈的圆池，一个水闸筑在那里，数公尺高的水倾泻在磨轮上，旋转的磨轮就发出轧轧的尖声，简直像年老的忠实女仆在屋里患着气喘的咳嗽病。如果有人劝麦里埃老爹调换这个轮盘，他总摇着头说，一个新的磨轮会更懒惰，或者不会那么好地懂得工作。他用随手拿到的一切东西——如木桶的板，锈了的铁条、锌条或铅条——去修理它。轮盘全身装满绿草和苔藓，因它那变得奇特的侧影，似乎显得更愉悦。要是河水拿银色波涛来打动它时，它就仿佛戴起了珍珠，它那奇特的躯壳就在螺旋圈的闪亮装饰之下转动起来。

这样，浸没在摩勒尔河中的磨坊部分，很像搁浅在那里的野人方舟，房子的一大半支靠在许多木桩上。水在地板下面进来，当地的人们都很熟悉，有几个洞窟是产鳗

的，他们还在这里捕到很多的大虾。在倾下的“水头”下面，圆池像镜子一样的透明，磨轮若不拿它的泡沫扰乱它，人们会看见成群的大鱼，像徐缓的舰队似的游着前进。一架破旧的梯子，在系着小舟的一根木桩附近，下到河里。一个木头的走廊架在磨轮上面，中间开着许多间距不均匀的窗户。这是壁角、小墙、梁木、屋顶以及后来加上去的种种建筑物的混杂，给磨坊以城寨已毁的古代堡垒的外貌。但是常春藤以及种种攀援的植物塞住了太大的裂口，让这座古屋穿上了一件绿色的外套。经过这里的小姐们，总把麦里埃老爹的磨坊绘在她们的画册上。

靠路的一边，房子却比较坚实。一个石头的正门开在左右建有敞棚和马厩的大院子前面，一棵巨大的榆树在一口井附近，用它的浓荫遮住了院子的一半。在底层和上面筑有鸽巢的二楼，排列着四扇窗户。麦里埃老爹的唯一爱美之举，就是每十年把这正面粉刷一次。它刚涂过石灰，傍晚，太阳直照着它的时候，它就向村庄发出闪闪的亮光。

二十年以来，麦里埃老爹是罗克娄斯的村长。人们尊敬他，因为他知道如何发财。据一般人的估计，他慢慢积



蓄的结果，现在已有八万法郎的资产了。当他娶玛德兰·基拉做他的妻子，给他带来这磨坊的妆奁时，除了他的两臂之外，他几乎一无所有。但是看他那么勤劳地料理他的家务，玛德兰从来都不懊悔自己的选择。今天，他的老婆已经去世了，他只同他的女儿佛兰梭士待着，没有再娶。无疑的，他尽可以休息，让他的磨轮沉睡在苔藓里；可是他太烦闷了，房子对他仿佛是死了似的。为着消遣，他仍继续工作。麦里埃老爹是一个高大的老头子，生着沉默的长脸，从来不发笑声，虽然他的内心的确是快活的。人们因为他的金钱，同时也因为他主持婚礼时，他知道装出很庄严的态度，才推选他做本村的村长。

佛兰梭士·麦里埃已有十八岁了。她并不是当地的一个漂亮女郎，因为她的身体很弱。直到十五岁，她甚至还是丑陋的，在罗克娄斯，人们无法了解，两个身体都那么健壮的麦里埃老爹和麦里埃嬷嬷的女儿怎么会长得这么不好，而且显出一脸的颓丧。但是到了十五岁，佛兰梭士虽然还是很弱，可已获得世上顶漂亮的一副小面孔。她长着黑的头发，黑的眼睛，除了这个，她的脸上整个是玫瑰色的；此外，一张不时微笑的小口，使她的面颊常露酒窝，